
明史

明史卷三百五十九　　列傳二百十

畢自嚴　李長庚　李日宣

王道直　張捷　顏錫疇

練國事　解學龍

畢自嚴字景曾淄川人萬曆二十年進士授松江府推官年少有吏才入為刑部主事歷工部虞衡員外郎都水郎中遷淮徐道分守參議丁內艱終制以故官分守冀寧三十八年舉治行卓異改副使分巡河東引疾去起參政飭洮岷兵備以按察使徙治榆林西路四十七年再舉卓異進右布政使泰昌時召為

太僕寺卿天啓元年四月遼陽既覆廷議設天津巡撫崇飭海防陞自嚴右僉都御史以往軍府創設經制未定自嚴爲置水軍繕戰艦備戎器及熊廷弼建三方布置之策天津居其一乃益設鎮海諸營分部訓練用戚繼光遺法水軍先習陸戰陸戰既嫻乃習水戰津門軍自是可用魏忠賢竊柄令錦衣千戶劉僑逮天津縣將自嚴言欽提罪人須奉駕帖令止憑金吾一紙安辨真僞帝王舉動爲萬世法不可不慎帝報聞時留方所募兵且報逃亡用自嚴言撤其親屬補伍兵部主事來斯行有武略自嚴請用爲津門

監軍未幾山東白蓮寇起遣斯行率五千人往勦前
軍援德州而賊黨于弘志突起武强遠近洶洶從軍
董世賢移師擊之賊即破獄及俘徐鴻儒復鄒縣其
功亦多出斯行二年四月遷戶部右侍郎兼右僉都
御史代李長庚督遼餉於天津自嚴籍所部兵凡分
戍遼左關門山東者萬一千人尚餘水陸兵滿萬戰
馬千匹兵械而餉無所冒治器繕艦之餘贏金數萬
封鎖府庫而不私時毛文龍避居朝鮮廷議天津轉
餉濟之自嚴以海道險遠請由登萊轉輸地近費省
登萊巡撫袁可立不肯從上疏力爭乃止三年五月

朝鮮李倧廢其主琿而自立可立請討之旨嚴疏陳
利害言不必議討者有三不可遽封者亦有三廷議
多如其言十月論平妖功進右都御史兼戶部右侍
郎時議省天津巡撫令督餉侍郎兼領其事即以自
嚴任之十二月京師地震明年正月又震自嚴上言
臣聞積陰為地靜乃其常動則為陰干陽政在下必
有非其職而干預政事者祖制擬旨必歸內閣斜封
墨敕自古為嫌今中旨屢傳輔臣不得聞其說縱使
盡出聖衷亦當慮煬灶之漸是內批宜慎也瑣瑣婦
寺獲之必法廉幾保其寵榮若愚騎其分將蹈舞終

之戒令爵列五等實同廷世名器毋乃濫乎是恩澤
宜節也天之生財有限在人君培養之令骨髓之臣
一言輒斥理學名儒投老岩阿致朝宁之上人人結
氣是人才宜惜也軍容不入國天子禁廷豈講武之
地乃糜內帑金錢俾貂璫得竊兵柄肘腋之間實基
隱禍是內操宜罷也已而地復數震再疏力陳闕失
皆不納自殫精心計在事數年綜核樽節公私賴之
五年三月以右都御史掌南京都察院明年正月改
南京戶部尚書時國計大絀外郡糧應輸南部者多
念灘輸于北至百餘萬石而督儲侍郎魏說又輸折

色銀二十二萬以應魏忠賢榷括之令由是南儲益虛自嚴力請復舊折銀迄得還諸所釐革皆有裨國計其冬魏忠賢議罷南太僕收馬草場助大工令守備中官諭意自嚴持不可念數忤忠賢恐為所害遂引疾去踰年莊烈帝嗣位忠賢伏誅廷臣交薦崇禎元年五月召拜戶部尚書是時度支益絀請覈逋賦督屯糧嚴考成汰冗卒因停薊密昌永四鎮新增鹽菜銀二十二萬俱報可二年三月疏言諸邊年例自遼餉外為銀三百二十七萬八千有奇令薊密諸鎮節省三十三萬尚應二百九十四萬八千統計京邊

歲入之數田賦百六十九萬二千鹽課百一十萬三千關稅十六萬一千雜稅十萬三千事例約二十萬凡三百二十六萬五千有奇而逋負相沿所入不滿二百萬即盡充邊餉已無贏餘乃京支雜項八十四萬遼東提塘三十餘萬薊遼撫賞十四萬遼東舊餉改新餉二十萬盡從此出則出浮于入者已一百一十三萬六千矣况內供召買宣大撫賞及一切不時之需又有出于常額之外者邊軍安得不呼庚計臣安得不束手及今不為籌畫他日何以支持乞勅下廷臣克期會議各陳所見或奏之御前或送之臣部

臣等再為商度具實入告從之於是廷臣爭効計畫
自嚴擇其可者先列十二事曰增鹽引曰議鼓鑄曰
括稞稅曰覈隱田曰稅寺産曰核牙行曰停修倉廒
曰停修公署曰南馬協濟曰崇文舖稅曰京運撥兑
曰板木折價已復列上十二事曰增關稅曰捐公費
曰鬻生祠曰酌市稅曰汰冗役曰清虛冒曰加紙贖
曰班軍折銀曰吏胥納班曰河濱灘蕩曰京東水田
曰殿工冠帶帝悉允行時有旨令纂賦役全書自嚴
言全書之作自行一條鞭始距今已四十五年賦役
本有定則而郡邑因事增加藩司每歲彙定奸吏納

賄又任意那移有一事而此多彼少者其弊爲混派
州縣奉行而不敢違藩司偶增不過千百之十一而
不肖有司乃聽奸吏之暗灑相與瓜分其弊爲花派
小民遵行而不爲怪二者海內通弊牢不可破今當
大爲申飭倫一代章程因條八式以獻帝即命頒之
天下先是忠賢亂政邊餉多不發如宣府歲額二十
九萬九十而天啓六年所發乃止八千致邊軍貧困
自嚴給發如期又奏行鄙餉五事虛冒爲省嘗疏言
臣自受事朝夕講求得一最耗財之事無如客餉諸
鎮年例合三百二十七萬而客餉居三之一如薊鎮

額四十二萬六千兩客餉至十八萬八千密雲額三十六萬五千兩客餉至二十萬一千永平額二十八萬九千兩客餉至十四萬八千其在他鎮亦多類此邇來征調頗希即分防入衛數亦無多其間寧無虛冒若調遣不離本鎮何以亦費行糧此不可大爲裁省乎其次則有撫賞之費召買之費修築之費皆不可不爲撙節乃臣部按額題發而法阻于綜核諸邊計數責償而情悍于清釐不分孰主孰客安知用少用多及給發稍稽動以危言恐嚇不及今嚴飭異日安所底止帝褒納之兵部主事周夢尹言天下土田

人納畝泒三分而歲入太倉者不及九釐徵多攻少帝令具奏自嚴言按崇禎會稽冊字內見田七百八十三萬七千五百二十四頃歲入以充邊餉者止三百一十萬五千餘兩內有京衛屯粮秋青鹽課賦罰鉄官吏農事例諸項約居過半其自田畝起解者僅一百五十六萬費尹浙人兩浙田四十八萬一千八百四十一頃有奇而解太倉者銀止五萬六千有奇計畝而論僅得一二釐爾即浙江而他方可知以起解諸款言之漕粮四百萬白糧二十餘萬南糧在其外金花則百餘萬民運折色則三百五十六萬為供

絹布花棉蠟茶硃漆銅錫膠礬諸項暨兵部柴薪工部料價及上供本色織造紫炭軍器之類動以數百萬計加之王府祿米河工站價科舉公費廩俸工食又不啻數百萬矣非出自土田則其歲入太倉供邊餉者真無異全體之毫末也帝報聞其冬京師被兵四方援師雲集供費益多自嚴拮据盡瘁罔或不給時天子憂勞國事旨中夜常數發自嚴奏荅無滯自聞警迄戒嚴未嘗安寢乃至頭目臃腫手指成瘡痏事幸無乏三年六月以司針無術貽禍封疆自劾六罪乞罷優旨慰留尋以考滿加太子少保叙遵永克

復功加太子太保七月上清理鹽課十二事九月兵部尚書梁廷棟請增天下田賦自嚴不能止于是舊增五百二十萬之外更增百六十五萬有奇四年五月陳時務十事乞定閔薊經制恤秦晉災傷禁州縣取耗省東江溢增之餉減內供鋪墊之需以及定壓徵蠲逋賦郵召買寬追賦家屬速賦役全書毋意主利民帝悉採納初自嚴以兵餉日增屢請清核而樞部及督撫率爲寢閣至是復上言臣部若供億之難日夜叫閽而司尺籍者不一問令出浮于入至百萬有餘殊非細故在臣部者臣不難破情面以從事在

外鎮者臣何能歷行伍以通稽即如閩寧薊密月餉向不及三十萬者今多至四十五萬此安從出夫國家席全盛之勢而太倉無隔宿之儲寧不寒心臣前疏謂衛邊之兵不可汰內地不妨量汰有用之兵不可汰無用者不妨稍汰令通津良涿之間閩浙楚粵之旅逃亡日聞祇以無額充補何濟于用聚數十萬不戰之卒日吸萬姓之脂膏當亦仁人之所不忍也帝即令嚴飭會御史余應桂劾自嚴殿試讀卷有薦陳于泰乃首輔周延儒姻婭實徇延儒意自嚴遂引疾乞休疏四上帝皆慰留五年孔有德亂山東總督

劉宇烈力主撫致巡撫瑚璉等失陷自嚴偕鄉人仕于朝者合疏詆其誤國宇烈旋被逮時有詔縣令將行取者戶部先核其錢穀徵不及額者不得與考選華亭知縣鄭友元已入為御史其先任青浦時逋金花銀二千九百帝以詰戶部自嚴言友元已輸二千餘金貯太倉庫所逋止三百宜令速輸帝以臨考始輸殊悖功令貶友元秩令主庫者核實明年三月主者言庫實無銀帝怒責自嚴自嚴又飾詞辯帝益怒遂下自嚴獄遣使逮友元給事御史交章論救不納踰月給事中吳甘來御史郭必昌米助國因以熱審

減刑獄交章論救帝乃釋之八年五月敘四川平賊
功復官致仕又三年卒年七十賜恤如制
李長庚字西卿麻城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授戶部
主事進員外郎郎中歷福建左參政江西左右布政
使所在勵清操著聲績江西人建祠滕王閣右四十
三年入為順天府尹都城大饑長庚言救荒之法極
貧者無如煮糜次貧者無如平糶請勅所司發粟懸
行賑濟從之明年二月改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所
部亦頻歲旱蝗饑民多起為盜長庚盡心拊循約飭
有司務寬民力奏言屢災之餘死亡流移十至六七

幸而存者非濤蛩殘雁則萑苻遺黨目前最苦無若
催科非用一緩二稍紓其困哀此煢寡安有孑遺故
舊逋宜蠲逃戶宜免荒地宜寬旱蝗宜議存留宜酌
其去年田賦請以上供税銀抵充盡爲赦免不報明
年又饑諸州縣告糴于登萊復爲颶風飄沒長廣再
以緩征改折爲請又請停班軍械馬價寬叅罰臨
清關及六郡包税疏雖不盡行民困賴以蘇息先是
盜起武定以拒捕殺官吏已而歷城泰安章丘萊蕪
諸州縣皆盜共推周充德爲平師王所至焚掠數挂
寫軍長庚遣將討擊渠魁就擒餘黨解散有王淮者

安丘人坐殺人論死一日盜張國柱入安丘長吏皆走盜遂劫庫縱囚投濰旂俾之巡視濰戒諸囚無動密約城外人張軍聲恐盜而已宣言于監司官軍至矣何不走賊信之踉蹌出走未及半濰闔城門手斬一盜提其首號召吏民共擊斬渠魁十許人盡殲其衆濰乃摟盜所劫庫物還之官而身繫獄如故長吏異之深加獎賚聞之于朝詔除其罪四十六年遼東用兵轉餉繁費議行登萊海運長吏初言不便部議已與後言海運別有一途自登州開洋望鐵山西北口至羊頭凹歷中島長行島抵北信口又歷兔兒島

至深井達益州剝運二百二十里抵娘娘宮起陸至廣寧一百八十里至遼陽一百六十里每石連羅運費不過一金部議以為便遂行之明年二月特設戶部侍郎一人兼右僉都御史出督遼餉駐天津即以長庚為之既視事奏行造淮船通津路議牛車酌海道截幇運議錢法設按臣開事例嚴海防凡事時議歲運米一百八十萬石豆九十萬石草二千一百六十萬束銀三百二十四萬兩長庚以度支告匱請留金花行改折借稅課言臣考會計錄每歲本色折色通計千四百六十一萬有奇入內府者六百餘萬入

太倉者自本色外折色四百餘萬內府之六百萬自金花籽粒而外皆絲綿布帛蠟茶顏料之類此等積之歲久恐皆朽敗若改折一年無損于上有益于下在聖明一轉移間他若陝西之羊絨江浙之織造亦當稍停一年濟軍國之急奏入帝不悅言金花籽粒本祖宗舊制內供正額及軍官月俸所費不貲安得借留他所奏皆如舊其以今年天津通州江西四川廣西上供稅銀盡充軍費于是戶科官應震上言陛下俯允餉臣之請稅銀已借六年獨金花銀則稱為祖制臣請即以祖制言之考會典于內庫則云金花

銀國初解南京供武臣俸諸邊或有急亦取給其中
正統元年始自南京改解內庫嗣後除武官俸外皆
為御用是金花銀國初常以濟邊而正統後方供御
用也會典于太倉庫則云嘉靖二十二年題准諸處
京運錢糧不拘金花籽粒應解內府者悉解貯太倉
庫備諸邊應用是世宗朝金花全充兵餉不知陛下
初年何故而斂之于內也今不考各邊取給應用之
例而反云正供舊額何相左若是至武官月俸一歲
不過十餘萬乃云所費不貲哉且原數一百萬陛下
始增二十萬年深日久顛末都忘非陛下之有意固

留乃有所不知爾以臣計之毋論今年當借即嗣後年年借用可也毋論未來者當濟邊即見在內帑者盡還太倉可也若夫物料改折隆慶元年曾行之以解部濟邊六年又行于南京監局亦以濟邊此則祖宗之舊制陛下獨不聞耶不報時諸事新始百務坐集長庚才優咸克辦治天啓二年三月遷南京刑部尚書九月移戶部仍在南京明年二月召拜戶部尚書未任以憂去崇禎元年廷臣交薦五月起工部尚書復以憂去五年八月吏部尚書閔洪學罷召長庚代之以十二月還朝明年二月中官王坤疏詆首輔

周廷儒長庚率同到上言臣等見王坤一疏不勝愧悚夫兵馬錢穀外臣職也不能恪共乃職致陛下遣及内臣臣等溺職之罪誠無以自解輔臣不能就事挽回臣等亦不能為之解但國家大臣祗宜以讜責主之天子叅劾聽之臺諫記載憑之史官與論聽之天下奈何内臣得操評隲是非之權臣等非為一身惜也陛下博覽古今曾見有内臣叅論輔臣者乎曾見南北水火内外輕重而可稱聖明之世乎不意陛下離照中天而睹此翻見舉動此非國家之福也陛下天地為心内外原無異視惟是邇來外臣之言多

不見信致輕重之間似有其迹遂致妄生揣摩任情恣肆恐自今以後廷臣拱手屏息以免罪戾宜消朝所宜有哉臣等溺職之罪萬喙難辭惟聽立賜譴黜終不忍以此開內臣輕議朝政之端俾流禍無窮為萬世口實也奏入帝不懌次日召對平臺王志道遂遭重譴帝以時事艱危責望大臣甚切顧長庚及樞臣張鳳翼曰前兩部尚書缺人幾番推駁方用卿等須留意人才為國任事有把持請囑者即為糾彈長庚曰臣仰遵聖諭不敢由徇帝曰用人若憑鄉紳保舉銓吏部何為百僚進退俱在卿等一人不職即卿

苛之責倘但遵成規所謂執簿呼名一吏足矣用大臣又言奸吏弊多宜責司官覺察長官頓首退時諸部郎官多奉罰不獲遷監司郡守致外僚曠缺長庚言銓選罪輕而才品可用者宜量行推舉式帶降于新任可之長庚素著清慎不植黨援與時相不甚合明年八月擢郎中王茂學為真定知府帝不允從推為順德知府帝怒責以欺蒙并逮各按冠帶監生授職事責令回奏奏上斥為民家居十年遭國變久之卒帝在位十七年宰銓者凡十四人周應秋房壯麗以奄黨掛名逆案王永光最得眷獨居位四年閒

洪學繼之以黨溫體仁劾罷洪學之後鄧長庚繼長庚者為謝陞由體仁薦用亦蒙王眷坐庇選郎劉廷諫奪官閒住以田維嘉代之維嘉南侍郎起擢居位歲餘言者劾其納周汝弼八千金用為延綏巡撫下其于敬宗錦衣衛獄惟嘉厚賄衛帥吳孟明為之力庇時有吏部堂空錦衣地重之謠敬宗迄遣戍惟嘉亦除名商周祚由左都御史來代未決歲會良鄉缺知縣帝命選補才能甲科周祚以王重儒應重儒常掛吏議帝責以秉機行私遂削籍代以南京吏部莊欽鄰踰五月不至被斥起謝陞代之踰年入政府代以

左都御史傅永淳甫四月坐黨薛國觀削籍代以李日宣坐會推閣臣事下獄遣戍鄭三俊由刑部代之踰年罷繼之者為李遇知京師陷為賊拷死

李日宣字晦伯吉水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中書舍人擢雲南道御史天啓元年遼陽破疏言今日何日陛下不可一日不見廷臣廷臣不可一日偃卧私室乞時召大僚面決庶政報聞時以兵事亟遣兩給事四御史分營選練日宣與焉極陳行伍虛耗甲兵朽鈍之弊營卒老病者其子弟必納賄黠胥乃得代日宣嚴禁之軍中始多壯士都城多盜議城外五里

建一堡遣卒十人守望失事者罪鈔欲為襄明年請宥侯震賜以開言路厚中官以肅名分忤旨切責壽為丁元薦鄒維璉麻僖等十餘人乞召還朱欽相劉廷宣等且曰國課考成宜量地高下歲豐凶不當一概取盈致吏治日下帝以濫薦逐臣停俸三月旋出理河東鹽政減福王府引價量田以給竈戶建八政橋崇賢才館又刱弘運書院大興文教士民頌之還朝以族父邦華佐兵部引嫌歸五年七月御史倪文煥承魏忠賢指劾邦華日宣為東林邪黨遂削籍并毀書院石碑莊烈帝嗣位復故官以邦華在朝久不

出崇禎三年始起福建道御史巡按河南力鋤奸豪風采大著還朝掌河南道事言臺規舊有建白牌各道輪主凡數陳匡救成規牌之所在以責成近則幾為故事矣一遭詰讓輒思緘默乞嚴飭諸臣天心盡職遇事直言毋畏縮觀望妄意朝廷有厭薄言路之意庶臺班生色國事有裨帝納之王坤之訐周延儒也日宣率同官上言陛下之遣內臣令其監兵馬錢穀非令其騖于職之外也乃今則侵及輔臣在輔臣平日唯諾將順既不能引古今治亂之源寖為獻替又不能卽天下安危之故直行挽回模稜招尤固其

自取但坤監視以來俾款中疑邊情多故器甲鈍士馬疲如故也宜陳力就列之義獨運內臣耶從來內臣與外臣爭為禍天下之始而內臣與外臣合尤為禍天下之源分則內臣摭外臣之短長以增至尊之疑合則外廷借內廷之呼吸以邀至尊之信背勢所不免者此端一開恐禍之加于廷臣者小而中于朝廷者大也報聞六年遷大理寺丞累遷太常寺卿九年十二月擢兵部右侍郎鎮守昌平值殘破之後邊備盡壞日宣力為振刷修臺垣謹烽燧益士馬繕甲伏興屯田春秋五防咎獲無虞十二年五月進左侍

部協理戎政尋叙護陵功加兵部尚書明年九月吏部尚書傅永淳罷命日宣代之十四年夏以内外要秩缺至二百六十餘人請起廢以補大僚宗卿之缺考選以補臺諫部曹之缺寛部曹遷轉以補監司郡守之缺報可有趙煒者以輸貲入國學覬得縣令但授州同知大怒訐日宣納賄不公帝詰問六科科臣章正宸等力白日宣清慎無私煒乃獲罪時帝馭大臣嚴諸大臣率惴惴畏法而日宣尤號小心言者或譏其過葸明年五月會推閣臣日宣等以蔣德璟黄景昉姜日廣王錫袞倪元璐楊汝成楊觀光李紹賢

鄭三俊劉宗周吳甡惠世揚王道直名上皆民譽也帝令再推數人而副都御史房可壯工部右侍郎宋玫大理寺卿張三謨與焉時大僚不獲推者為流言以内及再推又有不與者益肆中傷更為六十四氣之說羅織清流而疏演亦進讒言達之帝聽帝深惑之以六月十一日召日宣及與推諸臣入中左門偕輔臣賜食已出御中極殿令諸臣奏對玫陳九邊形勢娓娓不休帝惡其干進叱之乃命德璟景昉甡入閣而以殉情濫舉責日宣等回奏奏上帝怒不解復御中左門召日宣詰甚厲次召吏科都給事中章正

哀河南道御史張煊及攻可壯三謨詰之曰權卜大典安得濫獨如珠等一人參壇推轂耶日宣奏辯帝意不可回命錦衣官提下於是日宣等六人並褫冠帶就執時帝大震怒侍臣皆股栗失色德環景肪姓叩頭辯新命因言諸臣有罪臣等豈能安輔臣周延儒等亦乞優容帝皆不許遂下刑部於是九卿六科十三道及太常諸卿交章申救亦不納命刑部臣克期三日定讞至期而侍郎惠世揚徐石麒擬予輕比帝大怒革世揚職錫石麒二秩郎中以下罪有差御史王漢上言枚卜一案日宣等實無他私若陛下果

有確聞宜正告群下按情定律不當懷疑以重其罪俾刑官莫知所執也不聽已而獄上日宣正宸煊戍遠戍可壯三謨削籍時論以為冤久之赦還卒

王道直字獲之漢川人天啓二年進士授保定推官以強直稱僚長欲建魏忠賢祠持不可崇禎元年入為御史劾罷戶部左侍郎徐紹吉君對時發張慶臻賄改勅書事帝嘉之增秩一級明年出按蘇松瀕行言今大奸既距而餘孽若霍維華楊維垣輩實繁有徒彼自知負天下之大垢而君子之莫我容也則将日夜為謀耽耽思逞其伺隙最密報復最工備防之

不慎禍發中于國家願陛下剛斷而力持之得奇褒納既抵任填康懲貪風采甚著還朝見大臣繫獄者纍纍而亢旱為災人情慘鬱四年四月上疏曰周禮刑亂國用重典刑治國用輕典陛下初年手握魁柄誅鋤元兇亦既用重典矣嗣是正宜養以和平俾春生之意多于秋殺令輕重出入之間讞獄者往往不準于律以例為緣非所以承天意也天人之際精靈相盪若桴鼓然賤臣叩心竊飛燕地庶女叫天風襲齊臺臣竊以議獄緩死乃今日回天第一義且今之三木囊頭者非即昔之股肱大臣與熱審在即諸可

矜疑者或予以維新或量從寬減如是而天心不嚮
應者臣請服妄言之罪報聞尋出視居庸山海二關
疏陳固圉十策嘉納之時大凌新城被兵山東援將
劉澤清等四人以中途越餉致部卒叛逃道直疏到
其罪又連劾副將劉邦域張斌貪劣狀及長山敗績
劾總兵吳襄宋偉失律偷生兩人坐遣戍大凌之破
副將何可綱戰死之長山副將楊廷耀張繼綬蕭偉
江予靜參將蒲庫游擊吳漢臣力鬬陣亡皆疏請旌
恤自山海至保定延袤二千里道直巡歷所至設砲
臺浚城塹修邊垣劃山坡備著勞茹還掌河南道事

七年擢太僕少卿明年秋遷南京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時大盜繼橫江北至殘鳳陽燬皇陵已而稍和州含山盱眙盡集天長儀真境內江表震動道直綢繆防禦南土以寧十一年召為兵部添註右侍郎明年轉左侍郎十三年六月拜左都御史道直素有清望修舉憲綱居職甚稱故事御史試職者期年考予實授十五年夏帝以臺班職重未及期特令道直嚴試道直乃第為三等朝議稱允而諸被抑者大恚于是張布全等劾道直不公道直奏辯且曰萬任出臣門墻布全亦臣鄉里此而不徇誰可徇者若招權納

賄臣砥礪二十餘年輦下共知亦無待剖白也因乞
罷帝察其無私慰留之未幾連疏引疾歸國變後卒
張捷丹陽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浙江山陰知縣
泰昌元年入為御史疏論中官家廠之弊以識切王
安天啓元年薦董應舉于仕廉蕭近高安希范等十
三人皆民望已論姚宗文排陷熊廷弼罪又請卹遼
陽死事諸臣已又請停內操所建白多可稱乞假歸
四年春趙南星出為江西副使不赴其冬魏忠賢勢
大張諸以年例外遷者盡復故官捷亦還為御史明
年擢太僕少卿自是疾東林次骨尋失忠賢意削籍

歸崇禎三年起大理右少卿拜左副都御史明年遷吏部右侍郎又明年進左侍郎捷故讐東林而與首輔周延儒友善驟引居要地參預密謀延儒敗又附溫體仁為之羽翼御史梁雲構劾其儉邪柔媚賄賂關通帝不聽吏部尚書李長庚左都御史張延登罷體仁及王應熊謀之捷將用故兵部尚書呂純如帝御平臺諭廷臣各舉所知應熊目捷捷遂舉純如及南京右都御史唐世濟體仁及錢士升舉南京吏部尚書謝陞及世濟應熊亦舉世濟獨何吾騶舉戶部尚書侯恂帝以純如麗逆案不宜舉捷譽純如才品

皆不聽給事中盧兆龍孫晉與揵相折難而御史金光辰韓一光楊絕武給事中蔣德璟並奏純如不可用技啾啾不已給事中晏應甲叱揵巧辯帝命之退竟如體仁言以陞為吏部尚書世濟為左都御史揵既出給事中吳甘來朱國棟顏國寶吳南灝御史張三謨南京給事中戈允禮御史左佩弦鄭維經及兆龍應甲光辰復交章極論并言逆案不可翻卒以體仁應熊力悉置不問已而給事中范淑泰劾揵私王維章用為四川巡撫應甲又劾揵私聽勘郎中施元徵遂為蘄州參政諭德倪元璐亦疏詆揵揵懟謂言

官攻擊皆元璐主謀上既醒訴帝責元璐陳狀卒兩置不問先是提所親賀儒修為成都知縣提屬巡按劉宗祥令舉卓異中有時事漸非借內傾外中璫掖搆朝政苛急等語以宗祥前知丹徒素交好也而宗祥廉儒修貪墨疏劾之削其籍遂治提遂大恨後川中州縣多陷于賊詔議宗祥罪提欲重繩之宗祥懼遂以提私書上聞帝大怒責提回奏提震悚詞極哀帝怒不解詔除名議罪坐贖徒三年宗祥遂任職如故福王立于南京劉澤清首薦提馬士英繼之詔下廷議多持不可其年八月魏國公徐弘基復薦之遂

以中旨起故官給事中章正宸等疏諫被責讓十月吏部尚書徐石麒罷士英擬用張國維而阮大鋮取中旨用捷士英駭愕以此憚大鋮捷既爲諸奸用悉奉其指揮賄賂公行銓政大壞諸麗名逆案及謀翻逆案被譴者盡登用而文選郎劉應賓挾馬阮勢納賄無虛日捷主畫諾而已明年夏楊維垣請卹逆案已死諸臣捷奏行之於是劉廷元霍維華徐大化徐兆魁喬應甲王紹徽呂純如等二十二人並獲贈卹無何南都失守捷走雞鳴寺投繯而死捷居家孝友在官有清節雅爲鄉人所稱以惡東林終身與匪人

此身名交喪然其死也士論咸予之
顧錫疇字九疇崑山人生而英穎年十三以諸生應
試南京魏國公一見稱異以東女之第萬曆四十七
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天啓四年魏忠賢勢大熾
錫疇偕給事中董承業典試福建程策大有所譏刺
忠賢黨遂指為東林兩人並降調已更削籍崇禎初
召復故官歷贊善諭德擢國子祭酒疏請復積分之
法禮官不為議行四年秋復言去歲奉諭監生自廣
業堂升至率性堂一如祖制積分出身臣遵諭後已
升率才四人至率性堂者臣必不敢輕授惟舉人顏

茂猷方可當遵高祖制升至率性者多超擢臺諫或藩臬宜升禮官格不行臣今不升率性僅至修道而止考洪武十九年曾擇監生千餘人授州縣之長禮官何不援此例致聖主作人之盛心不普被于多士也帝悉從之已請立從祀位次進士就教為國子博士者得與考選並見施行明年以省親歸尋請在籍終養許之母服除即家起少詹事進詹事十年十月拜禮部左侍郎明年署部事帝嘗召對詢及理財用人錫爵退而補牘列陳用人五失曰銓敘無法曰考覈太峻曰譏論太多曰資格太拘曰鼓舞未至請臨

之以資照叅之以衆謀先令用人之地一清其源精
心鑒別而隨才器使一善也赦小過而不終廢棄二
善也省議論而尚責成功三善也拔異才而不拘常
格四善也急獎勸而寬其督責五善也末極陳耗財
之弊仍歸本于用人帝善其奏時楊嗣昌奪情為本
兵與錫疇有違言嗣昌嘗奏流寇宜撫不宜勦有樂
天者保天下及善戰服上刑之語錫疇抗言此諸侯
交隣事稱引不倫益與嗣昌忤已而嗣昌柔政諸詞
臣多攻之疑錫疇與聞會駙馬都尉王昺有罪錫疇
擬從輕與嗣昌因而搆之遂削其籍十五年廷臣交

薦有詔召還而御史曹溶給事中黃寀師侵言其不當用帝不聽起為南京禮部左侍郎及福王立進本部尚書時尊福恭王為恭皇帝將議廟祀錫疇鑒睿宗之失請別立光廟時論韙之俄請補建文帝廟謚景皇帝廟號及建文朝忠臣贈謚並從之東平伯劉澤清言宋高宗即位南京即以靖康二年五月為建炎元年從民望也乞以今歲五月為弘光元年錫疇言明詔已頒不可追改乃已時定大行皇帝廟號為思宗忻城伯趙之龍言思非美稱援證甚核錫疇亦以為然疏請改定閣臣高弘圖以前議自己出力持

之遂寢溫體仁之卒也特謚文忠而諸正人若文震孟羅喻義姚希孟呂維祺皆不獲謚錫疇言體仁得君行政最高且久其負先帝最大且深乞將文忠之謚或削或改而補謚震孟諸臣庶天下有所懲勸帝並可之遂削體仁謚吏部尚書張愼言去位代者徐石麒未至命錫疇攝之疏糾從賊諸詞臣列上周鑣項煜楊汝成楊觀光等二十餘人請法司定罪時馬士英當國錫疇雖不與合而其掌銓頗不協人望為給事中章正宸熊汝霖所劾遂乞祭南海而去明年春御史張孫振力頌溫體仁功請復故謚而詆錫疇

持議偏頗居官狼籍宜褫奪遂勒令休致已而南都失守鄉邑亦破錫疇方遭父喪間關赴閩唐王命以故官力辭不拜寓居溫州江心寺會總兵賀君堯撻辱諸生錫疇將上疏論劾君堯夜使人殺之投屍于江溫人覓之三日乃得棺斂

練國事字君豫永城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授沛縣知縣有能聲調繁山陽大水決隄三城俱浸國事躬親捍衛兩月始平鋤擊豪猾徵輸令民自投不遣胥役政績甚著天啟二年徵授御史時廣寧失守畿輔勢弱國事乞令薊州宣府大同及山東山西河南撫

臣各訓兵萬餘以壯山海聲援併京師調發從之山東妖寇勢盛劾巡撫趙彥遷延畏避輔臣葉向高史繼偕並謝病請留向高聽繼偕引退大同妖人王普光聚黨為龍華會自稱混元教主使其徒分詣江南北郡縣布散令旗每旗約聚衆百人以來春三月塞外兵起為內應其詣沛縣者為知縣林汝翥所執獲旗一百有奇國事因言教主尚在其黨西通川陝北達沙漠中據汴梁南至江表克期舉事乃知天下之為徐鴻儒者尚多也乞速行緝捕毋使滋蔓納之時議起用李三才言三才素負非常之望亦多不白之

遊非罪之邊方不足以見其長非畀建大功亦無以
塞天下之論督臣王象乾邊事閑熟年力實衰以病
體而當多事之秋恐未能出援而辦帝以輕議重臣
責之魏忠賢使群奄齎冬衣應工部尚書鍾羽正抗
疏論其傷國體先是給事中徐紹吉御史韓浚考功
郎中趙士諤主丁巳京察盡黜海內正人至是三人
皆登開府國事進論其奸邪植黨群小深根之四年
出巡漕運明年還朝陳採買之法請令諸司于歲解
將已行買政各具簡明疏揭進呈有玩愒者悉加譴
因言薊遼總督王之臣奪情起用乃優游里門數月

不赴朝廷豈乏才何至遠推守制之人遂罷之臣不用尋劾户部尚書李起元年衰宜退不聽給事中趙興邦者魏忠賢私人以國事為趙南星黨并其同官李元王祚昌霍鍈楊新期劾之遂削籍崇禎元年召復故官明年九月擢太僕少卿又明年八月進右僉都御史延撫陝西時關中頻歲大饑羣盜四起四年正月神一元陷保安延安告急國事惠遣賀虎臣等援之賊不敢逼國事乃移駐鄜州率副將張全昌等連破點燈子于中部郃陽韓城凡五捷又破別部于宜君雒川其魁李應蘩等五營相率乞降國事令還

籍給賑編其願立功者為軍其衆遂定已而諸將張全昌趙大引王承恩杜文煥賀虎臣等分道追勦澄城宜川耀州白水郃陽賊連戰皆捷斬首千九百有奇兵威悉振于是賊魁拓先齡過天星金翅鵬田近菴獨頭虎劉道海點燈子等悉降國事方騰疏入告而諸賊復相繼叛田近菴以六百人守馬欄山閻李老柴犯中部即起應之城遂陷國事偕王承恩攻圍五月始克之時總督楊鶴以失事被徵國事亦戴罪自贖五年賊紅軍友李都司等將自鎮原犯平凉國事時在涇州即馳赴固原令監司王振奇及平凉監

司徐如翰督將士分防要害而檄大帥楊嘉謨嚴緝奸宄殺賊塘馬斷其偵探賊乃走慶陽之西壕為嘉謨及曹文詔所邀大敗自三月至五月大小數十戰賊迭破殲國事獲免戴罪時惟混天猴一部猶陸梁將乘西安麥熟入犯國事自平涼還耀州賊已為張全昌馬科等擊退遁入深山其部下小紅狼最強悍亦詣官軍降當是時關中五鎮大帥曹文詔楊嘉謨王承恩楊麒賀虎臣各督所部邊軍協力征討而總督洪承疇亦善調度賊渠魁多殲滅其餘盡遁入山西關中稍靖而歲比不登民多菜色屢請恤于朝舉

爲部議所格國事撫瘡痍輯流亡寬征徭民甚愛戴六年秦王以承疇國事並有功疏請優叙不允七年春廷議河南賊盛特命侍郎陳奇瑜盡督諸鎮兵會討賊乃由河南入湖廣由湖廣入漢南關中久弛備國事以奇瑜令移駐商州協勦商南盧氏之賊漢南賊遂由寧羌至兩當掠鳳縣出棧道官軍無守險者遂陷寶雞自是關中賊復熾既而奇瑜困賊車箱峽賊饑疲甚一舉可盡殲而奇瑜惑信其降縱之出險且檄諸將勿邀擊賊遂大肆焚掠鳳翔麟游寶雞扶風汧陽乾州涇陽醴泉盡被蹂躪十月國事上言臣

止知漢南之賊盡入棧道有止兵之檄禁勿勦撃尚未知撫之實數若干也至九月七日見奇瑜疏云八月十二日散解南營八大王一部萬三千餘人十八日解散蠍子塊一部萬五百餘人張妙手一部九千三百餘人二十七日解散二隊八大王一部八千三百餘人臣不覺仰天長嘆曰撫局太輕一至此哉夫一月之內撫強寇四萬有奇未嘗散處各郡縣盡從棧道以入內地此四萬人食飲將何所出欲不剽掠得乎一大帥所統多不過三千人而一賊魁反擁萬餘之衆安能盡受紀律即藉口回籍延安州縣驟增

四萬餘人將安集何所令諸方征勦之兵不足二萬而一時過棧道者反踰四萬豈內地有限之兵力所能支耶宜其連陷名城而不可救也若歸咎不行堵截則先有止兵之檄矣若云賊已受撫因誤殺使人致然則未誤殺之先何以先破麟遊永壽耶事已至此惟急調大軍聲罪致討若仍以顧回原籍禁兵勿勦三秦之禍安知所終極哉疏入事已不可為奇瑜委罪國事自解遂被逮下獄九年正月遣戍廣西國事方正有特標撫陝五年威惠並著乃為他人詿誤竟罹重譴天下惜之久之敘前功赦還復冠帶南渡

初召為戶部左侍郎尋改兵部十二月加尚書仍涖
侍郎事明年二月致仕未幾卒

解學龍字石帆揚州興化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歷
金華東昌二府推官天啟二年擢刑科給事中遼東
難民多渡海聚登州招練副史劉國縉請帑金十萬
賑之多所乾沒學龍三疏發其弊國縉遂獲譴王紀
忤忠賢削籍學龍言紀亮節弘猷召寘廊廟必能表
正百僚裁決大務失忠賢意不報已劾川貴舊總督
張我續貪淫漏網新總督楊述中縮朒卸責帝不罪
學龍通曉政務書上言遼左額兵舊九萬四千有奇

歲餉四十餘萬耳今關上兵止十餘萬而月餉乃二十二萬遼兵盡潰關門宜募新兵而薊鎮舊有額兵乃亦給厚糈召募舊兵以其餉厚悉竄入新營而舊額又如故漏卮可勝言國初文職五千四百有奇武職二萬八千有奇神祖時文增至一萬六千餘武增至八萬二千餘矣今不知又增幾倍誠度冗者汰之歲可得餉數十萬裁冗吏核曠卒俾衛所應襲子弟襲職而不給俸又可得數十萬京邊米一石民輸則非一石也以民之費與國之收衷之國之一民之三闕餉一斛抵銀四錢迨以易錢則米好者百錢惡者

止三四十錢又其下則腐臭不可食以國之費與兵之食衷之兵之一國之三總計之則民費其六而兵食其一況小民作奸欺漕卒漕卒欺官司官司欺民于展轉相欺而米已化為糠粃沙土雜濕熱所蒸色味俱變食不可下咽是又化有用之六為無用之一矣臣以為莫如修屯政屯政修則地闢而民有樂土粟積而人有固志昔吳璘守天水經營屯事縱橫鑿渠綿亘不絕名曰地網敵騎不能逞今畧倣其制畢力圖之溝洫之界則各樹土所宜木小可穫薪果之饒大可得控扼之利敵雖強何施乎帝亟下所司議行亦竟中格稍進右給事

中五年九月御史智鋌劾學龍及編修侯恪為東林鷹犬遂削籍崇禎元年起歷戶科都給事中以民貧盜起請大清吏治尋劾蓟撫王應豸剋餉激變又上足餉十六事帝亦採納遷太常少卿太僕卿五年改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疏言臣所部州縣七十人而坐逋賦降罰者至九十人由數歲之逋責于一歲數人之逋責于一人故終無及額之日也請別新舊酌多寡立帶徵之法可之四方盜賊蠭起江西獨無重兵學龍以為言詔增置千人都昌萍鄉盜發並討平之封山妖賊張普薇等擁衆橫行合閩兵夾擊賊乃殄滅十二年冬擢南京兵

部右侍郎明年春將解任遵例薦衆屬吏并及遷謫官黃道周帝怒徵下獄責其黨庇行私廷杖八十尋以尚書李覺斯獄輕削其籍移入詔獄竟坐遣戍十五年秋道周召還乎道力請釋學龍不聽十七年五月福王立于南京召拜兵部左侍郎十月擢刑部尚書時方治從賊之獄徵唐制以六等定罪而馬士英阮大鋮覬覦爲出入案久不決學龍議定以十二月上之其一等應磔者吏部員外郎宋企郊舉人牛金星平陽知府張嶙然太僕少卿曹欽程御史李振聲喻上猷山西提學參議黎志陞陝西左布政使陸之

祺兵科給事中高翔漢潼関道僉事楊王休翰林院
簡討劉世芳十一人也二等應斬秋決者刑科給事
中光時亨河南提學僉事鞏焴庶吉士周鍾兵部主
事方允昌四人也三等應絞擬贖者翰林修撰兼戶
兵二科都給事中陳名夏戶科給事中楊枝起廖國
遴襄陽知府王承曾天津兵備副使原毓宗庶吉士
何胤光少詹事項煜七人也四等應戍擬贖者禮部
主事王孫蕙翰林簡討梁兆陽大理寺正錢位坤総
督侍郎侯恂山西副使王秉鑑御史陳羽白裴希度
張懋爵禮部郎中劉大鞏吏部員外郎郭萬象給事

中中芝芳金汝礪舉人吳達修撰楊廷鑑及黃緒祖十五人也五等應徙擬贖者通政司參議宋學顯諭德方拱乾工部主事繆沅給事中呂兆龍傅振鐸進士吳剛思檢討方以智傅鼎銓庶吉士張家玉及沈元龍十人也六等應杖擬贖者工部員外郎潘同春禮部員外郎吳泰來主事張琦行人王于曜行取知縣周壽明進士徐家麟及向列星李棡八人也其留北俟後定奪者少詹事何瑞徵楊觀光太僕少卿張若麒副使方大猷戶部侍郎黨崇雅吏部郎中熊文舉太僕卿葉初春給事中龔鼎孳戴明說孫承澤劉

畧御史徐必泓張鳴駿司業薛所蘊通政叅議趙京
仕編修高爾儼户部郎中衛周祚及黄紀孫襄十九
人也其另存再議者給事中翁元益郭充庶吉士曹
梟吴爾壎史可程王自超白孕謙梁清標楊棲鶚張
元琳呂崇烈李化麟朱積趙頴劉廷琛吏部郎中侯
佐員外郎左懋泰禮部郎中吴之琦兵部員外郎鄒
明魁行人許作梅進士胡顯太常博士龔懋熙及王
之牧王舉梅鶚姬琨朱國壽吴嵩孕二十八人也其
已奉旨録用者兵部尚書張縉彥給事中時敏諭德
衛孕文韓四維御史蘇京行取知縣黄國琦施鳳儀

兵部郎中張正聲內閣中書舍人顧大成及姜荃林等十人也得旨周鍾等不當緩決陳名夏等未蔽厥辜侯恂宋學顯吳剛思方以智滿同春等擬罪未合新榜庶吉士盡汙偽命不當復玷班聯令再議惟方拱乾結納馬阮特旨免其罪明年正月學龍奉詔擬周鍾光時亨等各加一等滿同春諸臣皆候補小臣受偽無據仍執前律當是時馬阮必欲殺周鍾而學龍欲為緩死乃謀之次輔王鐸乘士英注籍在告上之且請停刑鐸即擬俞旨褒以詳慎平允士英聞之大怒然事已無及大鋮暨其黨張捷楊維垣聲言欲劾

學龍學龍乃引疾命未下保國公朱國弼御史張孫振等力詆其曲庇行私遂削籍至四月大鋮既殺鍾時亨即傳旨二等罪斬者謫充雲南金齒軍三等罪發着充廣西邊衛軍四等以下俱為民永不叙錄然學龍所定案亦多漏網而所擬一等諸犯皆隨賦而行實未嘗正刑辟也黄繼祖沈元龍向列星李桐黃紀孫襄王之收王舉梅鶚姚琨來國壽吳嵩孕姜荃林皆未釋其官學龍歸南都旋失火之卒于家

論曰明季國用既太絀不得已而鉤核虛餉汰冗卒折物料借金花亦庶幾補救一時之計宜諸臣之篙

目而不憚頻呼也顧皆寢格不行惟謀加賦迨遠練勦三餉增而民乃重困將旦夕莫保矣大事既去卽內府積貯如山尚得居而有之乎殆所謂剜肉醫瘡剖腹藏珠者矣且如畢自嚴李長庚練國事解學龍輩皆銳意匡時才堪弭亂者讒間一入無難摘微瑕而擯斥之猜忌寡恩若此而何以責報禮于臣工也莊烈于此蓋並失之矣

劉宗周　黃道周

劉宗周字起東山陰人以遺腹生家酷貧母章氏育之外家端穎異凡兒稍長即志聖賢之學舉萬曆二十九年進士母憂爲堊室中門外日哭泣其中服闋選行人請養祖父母遭喪居七年始赴補光宗在東宮久輟講宗周抗疏言之帝不省時中朝有崑黨宣黨咸與東林爲難宗周上言東林顧憲成講學處高攀龍劉永澄姜士昌劉元珍輩皆賢人于玉立丁元薦沂較然不欺其志有國士風足敢擿流品可爭意

恐不可攻東林可也黨覓豈必不可黨人太僕御史孫光裕上疏力詆帝不問乃請告歸天啓元年起儀制主事抗疏言魏進忠導皇上馳射戲劇而奉聖夫人客氏出入自由無以閑內外且一舉逐諫臣三人罰一人皆出中旨左右將日進鷹犬聲色指鹿為馬生殺予奪制國家大命今東西方用兵奈何以天下委奄豎乎進忠者即魏忠賢也大怒欲重譴之大學士葉向高等力救乃停俸半年尋以國法未伸請戮崔文昇以正弒君之罪戮盧受以正交私之罪戮楊鎬李如楨李維翰鄭之范以正喪師失地之罪戮高

出胡嘉棟康應乾牛維耀劉國縉傅國以正棄城逃潰之罪急起李三才為兵部尚書録用清議名賢丁元薦李朴等諍臣楊漣劉重慶等以作仗節死義之氣帝切責之累遷光祿丞尚寶太僕少卿未幾移疾歸四年起右通政至則忠賢已逐東林殆盡宗周復固辭忠賢責以矯情厭世遂削奪崇禎元年冬召為順天府尹疏辭不許明年九月入都上疏曰陛下勵精求治宵旰靡寧然程效太急不免見小利而速近功何以致唐虞之治夫今日所急急于近功者非兵事乎誠以屯守為上策簡卒節餉修刑政而威信布

之需以歲月未有不望風求甲者而陛下方銳意中興刻期出塞當此三空四盡之秋竭天下之力以奉饑軍而軍食騎聚天下之軍以僥一戰而戰無日此計之左也今日所規規于小利者非國計乎陛下留心民瘼惻然痌瘝而以司農告匱一時所講求者皆掊尅聚斂之政正供不足繼以雜派科罰不足加以火耗水旱災傷一切不問敲扑日峻道路呑聲小民至賣妻鬻子以應有司以掊尅為循良而撫字之政絕上官以催徵為考課而黜陟之法亡欲求國家有府庫之財不可得矣功利之見動而廟堂之上日見

其煩苛事事糾之不勝糾人人摘之不勝摘于是名實紊而法令滋煩者特嚴贓吏之誅自宰執以下坐重典者十餘人而貪風未盡息所以禦之者未善也賈誼曰禮禁未然之先法施已然之後誠導之以禮將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無狗彘之心所謂禁之未然也今一切詿誤及指稱贓賂者即業經昭雪猶從吏議深文巧詆絕天下遷改之途益習為頑鈍無耻矯飾外貌以欺陛下士節日隳官邪日著陛下亦安能一一察之且陛下所以勞心焦思于上者以未得賢人君子用之也而所壽于而委任者率多奔走集

事之人以摘發為精明以告訐為正直以使給為才
辯又安得賢者用之即得其人矣求之太備或以短
而廢長責之太苛或因過而成悞有勤遭讒謫已斥
陛下所肇畫動出諸臣意表不免有自用之心臣下救
過不給讒諂者因而間之猜忌之端遂從此起夫恃
一人之聰明而使臣下不得闗其忠則耳目有時壅
憑一人之英斷而使諸大夫國人不得衆其是則意
見有時移方且為內降為留中何以進善起之盛乎
門戶二字數十年來敎天下多少正人傷天下多少
元氣而今猶葛藤未了陛下欲折君子以平小人之

幾用小人以戕君子之公前日之覆轍將復見于天下也陛下求治之心操之過急醞釀而為功利功利不已轉為刑名刑名不已流為猜忌猜忌不已積為壅蔽正人心之危所潛滋暗長而不自知者誠能建中立極默證此心使心之所發悉皆仁義之良仁以育天下義以正天下自朝廷達于四海莫非仁義之化陛下以一旦躋于堯舜矣帝謂宗周語踈闊而嘉其忠蓋下所司知之未幾都城戒嚴帝不視朝章奏多留中不報傳旨辦布囊八百中官競獻馬騾又令百官進馬宗周曰是必有動上以遷幸者乃詣午門

叩頭諫曰國勢强弱視人心安危乞陛下出御皇極門延見百僚明言宗廟山陵在此固守外無他計且速發章奏早決廟謨俯伏待報自晨迄暮中官傳旨乃退又造內閣言之諸閣臣唯唯而已帝用滿桂為武經畧使中官提督京營協理城守宗周言桂不勝任而宦官典兵必誤國不報已而桂果敗時逆案難定其遺黨猶在朝秉國家多事謀傾東林去之大臣韓爌錢龍錫李邦華喬允升曹于汴張鳳翔胡世賞朱世守一時並斥順天巡撫方大任風附東林亦疏詆道學宗周言爌于汴立身無玷鳳翔邦華有才世

貰世守端謹以時艱詿誤方亟望賜環而忌者鼓掌稱快且朝夕偶黨論以肆羅織夫兵禍亟正臣子臥薪嘗膽時何暇柔機逞報復至如大任者謂非一焉道學無以自脫于東林而不知立論之外所關世道人心不淺也疏亦不報滿桂既沒帝出馬世龍于獄命為總理任張鳳翼總督御史吳阿衡監軍宗周劾三人不足用已復進祈天永命之說言法天之大者莫過于重民命則刑罰宜當宜平陛下以重典繩下逆黨有誅封疆失事有誅一切詿誤重者杖死輕者謫去朝署中半染赭衣而最傷國體者無如詔獄刑

都御史彭應昌以平反下吏法司必以鍛鍊為忠直蒼鷹乳虎接踵于天下矣願體上天好生之心首除詔獄且寬應昌則祈天永命之一道也法天之大者莫過于厚民生則賦歛宜緩宜輕今者宿逋見征及來歲預征鄧御追呼閭閻困敝貪吏益大為民厲貴州巡按蘇琰以行李被訐于監司巡方躋貸何問下吏吸青吮脂之輩接迹于天下矣願體上天好生之心首除新餉并嚴飭官方則祈天永命之又一道也然陛下天之宗子而輔臣宗子之家相也陛下孳孳求賢參大政者專由特簡亦願體一人好生之心毋

驅除異己搆朝士以大獄結國家朋黨之禍毋寵利
居功導人主以富強釀天下土崩之勢周延儒溫體
仁見疏不懌以將方禱雨而宗周稱疾指爲偃蹇激
帝怒擬旨詰之且令陳足兵足餉之策宗周條畫以
對延儒筆不能難京尹爲卿貳遷轉之階無舉其職
者宗周政令一新摧豪家尤力奄人言事輒不應或
相詬誶宗周治事自如武清伯蒼頭毆諸生宗周痛
捶之枷武清門外嘗出見優人籠篋焚之通衢恤
單丁下戶俯至居一載謝病歸都人爲罷市八年七
月內閣缺人命吏部推在籍者以孫慎行林釺及宗

周名上詔所司致趣宗周固辭不許明年正月入都愼行已卒與釬同入朝帝問人才兵食及流寇猖獗狀宗周言陛下求治太急用法太嚴布令太煩進退天下士太輕諸臣畏罪飾非不肯盡職業故有人而無人之用有餉而無餉之用有將不能治兵有兵不能殺賊流寇本朝廷赤子撫之有道則還爲民今急當以收拾人心爲本收拾人心當先寬有司參罰參罰重則吏治壞吏治壞則民生困盜賊由此日繁帝又問兵事宗周言禦外以治內爲本內治修則遠人自服帝舜干羽舞而有苗格願陛下以堯舜之心行

堯舜之政則天下自平對畢超出帝顧溫體仁迂其
言命銓輔敦宗周他用旋擢工部左侍郎踰月上痛
憤時艱疏言陛下銳意求治而二帝三王治天下之
道未暇講求施為次第間多未得要領者首屬意于
邊功而罪督遝以五年恢復之說進是為禍胎己巳
之役誅國無良朝廷始有積輕士大夫心自此耳目
寄于近侍廢心膂于干城治術尚刑名政體歸叢脞
天下事日壞不可救廠衛司譏察而告訐之風熾詔
獄及士紳而堂廉之等夷人人救過不給而欺罔之
習轉甚事事仰成獨斷而諂諛之風日長三尺法不

俾手司寇而犯者日衆詔旨雜治五刑歲聽斷獄以
數千計而好生之德意泯刀筆治緜綸而王言褻誅
求及瑣屑而政體傷叅罰在鍰赦而官愈貪吏愈橫
賦愈逋斂朴緊而民生瘁嚴刑重歛交困而盜賊益
起總理任而臣下之功能薄監視遣而封疆之責任
輕督撫兼權而將日懦武弁廢法而兵日驕將懦兵
驕而朝廷之威令并窮于督撫朝廷勒限平賊而行
間日殺良報功使生靈益塗炭一旦天牖聖衷撤總
監之任重守令之選下弓旌之招收酷吏之威維新
之政次第舉行方與二三臣工洗心滌慮以勝泰交

而君意君臣相遇之難也得一交震孟而以單辭報
罷使大臣朱和衷之誼得一諫子壯而以遇轉坐事
使朝宁無吁咈之風此關于國體人心非淺鮮者陛
下必體上天生物之心以敦大而不效衛風雷必念
祖宗鑑古之制以舉祖而不至輕改作必法堯舜之
恭己無為以簡要出政令法堯舜之舍己從人以寬
大養人才法舜之欲從而治以忠厚培國脈并法三
王之發政施仁亟議拊循以收天下洋溪之人心而
且遂為廷掃除之役杜後世宦官之釁正儒帥失律
之誅杜後世藩鎮之釁慎天潢改授之途杜後世宗

藩之釁三藩既除亟下尺一之詔痛言前日所以致
賊之緣與民更始遣廷臣賚內帑巡行郡國為招撫
使以招其無罪而流亡者陳師險隘堅壁清野聽其
窮而自歸誅渠之外猶可不殺一人而畢此役奚待
于觀兵哉疏入帝怒甚諭閣臣擬嚴旨不稱令再擬
每擬上帝輒手其疏再閱起行數周已而意解但降
旨詰問謂當虛心酌處且與其清直宗周感激遂陳
人心道心之辨勸帝執中以出政時太僕缺馬價有
詔願捐者聽禮仁及成國公朱純臣以下皆有捐助
又議罷明年朝覲宗周以輸貲充覲為大辱國帝雖

不悅心嘉其忠蓋欲太用體仁懼亟募山陰人許瑚
疏論宗周道學有餘才猷不足帝以瑚同邑知之真
遂已其秋三疏請告去至天津聞都城被兵遂留養
疾十月事稍定乃上疏曰己巳之變誤國者袁崇煥
一人小人竟修門戶之怨異己者槩坐以崇煥黨日
造蜚語次第去之自此小人進而君子退中官用事
而外廷浸疏文法日繁欺罔日甚朝政日隳邊防日
壞今日之禍實己巳以來釀成之也且以張鳳翼之
溺職中樞也而俾之專征何以服王洽之死以丁魁
楚等之失事于邊也而責之戮罪何以服劉策之死

諸鎮巡勦盜之師爭先入衛者幾人不聞以逗遛蒙詰責何以服耿如杞之死今且以二州八縣之生靈結一飽颺之局則廷臣之累累若若可幸無罪者又何以謝韓爌張鳳翔李邦華諸臣之或戍或去豈昔為異己驅除今不難以同己相容隱乎臣于是而知小人之禍人國無已時也昔唐德宗謂群臣曰人言盧杞奸邪朕殊不覺群臣對曰此乃杞之所以為奸邪也臣每三復斯言為萬世辨邪之要訣曰大奸似忠大佞似信頻年以來陛下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陛下録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陛下崇勵精

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爲恭陛下尚綜覈而臣下瑣屑
吹求以示察凡若此者正似信似忠之類究其用心
無非不出于身家利祿陛下不察而用之則聚天下
之小人立于朝有所不覺矣天下盡乏才何至盡出
中官下而陛下每當緩急必委以大任三協有遣通
津臨德俱有遣又重其體統等之總督中官總督將
置總督何地總督無權將置撫按何地是真以封疆
嘗試也且小人與中官每比周以相引重而君子獨
岸然自異故自古有用小人之君子終無黨比中官
之君子陛下誠欲進君子退小人決理亂消長之機

猶復用中官參制之此明示以左右袒也有明治理者起而爭之陛下即不用其言何至并逐其人而御史余光宸竟以此逐若惟恐傷中官心者尤非所以示天下也至近日刑政之最舛者成德傲吏也而以贓戍何以肅懲貪之令申紹芳十餘年監司也而以莫須有之贓刺戍何以昭抑競之典至鄭鄤久于鄉議而杖母之獄或以無旁坐何以示敦倫之化此數事者皆為故輔文震孟引繩批根即向驅除異己之故智而廷臣無敢言陛下亦無從知之也嗚呼八年之間讒萊國成而至于是臣不能為首揆溫體仁解矣

語曰雖生屬階至今爲梗體仁之謂也疏奏帝大怒
體仁又上章力詆遂斥爲民十四年九月吏部缺左
侍郎廷推不稱旨帝臨朝而嘆謂大臣劉宗周清正
敢言可用也遂以命之再辭不得乃趨朝道中進三
札一曰明聖學以端治本二曰躬聖學以建治要三
曰重聖學以需治化疏凡數千言所以規切君身者
甚至帝優旨報之明年八月未至擢左都御史力辭
有詔敦趣踰月入見文華殿帝問都察院職掌安在
對曰在正己以正百寮必存諸中者上可對君父下
可質天下士大夫而後百寮則而象之大臣法小臣

康紀綱根肅職掌在是而責成巡方其首務也巡方
得人則吏治清民生遂帝曰卿力行以副朕望乃歷
建道揆貞法守崇國體清伏奸懲官邪飭吏治六事
以獻帝褒納焉俄劾御史俞上猷廠雲京薦袁愷成
勇帝並從之其後上猷受李自成頭職卒爲世大詬
中書王肖民爲絳州知州孫愼行賄宗周上疏糾劾
二人並獲罪京師戒嚴請旌死事盧象昇而追戮誤
國奸臣楊嗣昌逮跋扈悍將左良玉防關以備反攻
防潞以備通濟防通津臨德以備南下帝不能盡行
閏十一月召見廷臣于中左門時姜埰熊開元以言

事下詔獄宗周約九卿共救入朝聞密旨置二人死
宗周愕然謂衆曰今日當空署爭必致發刑部始已
衆皆許諾及入對御史楊若橋薦西洋人湯若望善
火器請召試宗周曰邊臣不講戰守屯戍之法恃
火器近來陷城破邑豈無火器而然我用之制人人
得之亦可制我不見河間反為火器所破乎若望作
奇巧惑主心乞放還本土永絕異教帝曰火器乃中
國長技若望特令監試耳宗周曰火器終無益成敗
國家大計以法紀為主大帥跋扈援師逗遛奈何反
姑息為此紛紛無益之舉帝乃令議督撫去留宗周

請先去督師范志完且曰十五年來陛下處分未當致有今日敗局不追原禍始更絃易轍欲以一切苟且之政補目前罅漏非長治之道也帝變色曰前不可追今善後安在宗周曰今日第一議在陛下開誠布公公天下為好惡合國人為用舍進賢才開言路次第與天下更始帝曰目下烽火逼畿甸且國家敗壞已極當如何宗周曰武備必先練兵練兵必先選將選將必先擇賢督撫擇賢督撫必先吏兵二部得人宋臣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則天下太平斯言今日鍼砭也論者但論才望不問操守未有操守

不謹而遇事敢前軍士畏威者若徒以議論捷給舉
動佞張稱曰才望取爵位則有餘責事功則不足何
益成敗哉帝曰濟變之日先才後守宗周曰前人敗
壞皆由貪縱使然故以濟變言愈宜先守後才帝曰
大將別有才局非徒操守可望成功宗周曰他不具
論如范志完操守不謹大將偏裨無不由賄進所以
三軍解體由此觀之操守為主帝色解曰朕已知之
勅宗周起時吏部尚書鄭三俊以病不入戶部尚書
傅淑訓申救姜埰熊開元帝不納宗周出奏曰陛下
方下詔求賢二臣遽以言得罪國朝無言官下詔獄

者有之日二臣始陛下度量卓越如臣宗周屢以狂妄寬鈇鑕詞臣黃道周亦以穎直復原職臣等何幸歲使過之與二臣何不幸不邀法外恩帝曰道周有學有守非二臣比宗周曰二臣誠不及道周然朝廷待言官有體言可用用之不可置之即有應得之罪亦當付法司令遽下詔獄終于國體有傷帝怒曰法司錦衣皆刑官何公何私且罪一二言官何遂傷國體假有貪贓壞法欺君罔上皆可不問乎宗周曰業錦衣者皆膏粱子弟未必讀書知禮義每聽寺人徒使即陛下問貪贓壞法欺君罔上者亦不可不付法

司也帝大怒曰如此偏黨豈堪憲職詞色甚厲宗周
謝罪諸輔臣乞宥尚書林欲楫張國維徐石麒范景
文侍郎馮元飈皆申救帝曰開元此疏必有主使疑
即宗周僉都御史金光宸爭之力帝益怒并命議處
五府勛臣亦出班求宥帝不聽命削宗周籍刑部議
罪光宸貶三秩調用諸輔臣持不發仍至御前懇救
乃免議罪責其愎拗偏迂竟斥為民廷臣先後請留
者至數十疏帝堅不聽歸二年而京師陷宗周慟哭
徒步荷戈詣杭州責巡撫黃鳴駿發喪討賊鳴駿以
鎮靜為言宗周勃然曰君父變出非常公當閫外不

思枕戈泣血激勵同仇反藉口安民作遜避計耶鳴駿唯唯明日復趣之鳴駿曰發喪必待哀詔宗周曰嗟此何時也安所得哀詔哉鳴駿乃發喪哭臨畢宗周問師期鳴駿以甲仗未具對宗周知其不足有為乃與故侍郎朱大典故給事中章正宸熊汝霖召募義旅將發而福王監國于南京起宗周故官宗周以大仇未報不敢受職其年六月疏陳時政四事自稱草莽孤臣言今日大計舍討賊復仇無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毅然決策親征亦無以作天下忠義之氣至討賊次第一曰據形勝以規進取江左非偏安之

業請進圖江北鳳陽號中都東抱徐淮北控豫州西顧荊襄而南去金陵不遠請以駐親征之師大小銓除暫稱行在少存臣子負罪引慝之心從此漸進秦晉燕齊必有響應而起者一曰重藩屏以資彈壓淮揚數百里設兩節鉞不能禦亂爭先南下致江北一塊土拱手授賊曾濟路振飛坐守淮城久以家屬浮舟遠地是倡之逃也于是鎮臣劉澤清高傑遂有家屬寄江南之說軍法臨陣脫逃者斬臣謂一撫二鎮皆可斬也一曰慎爵賞以肅軍情請分別各帥封賞孰當孰濫輕則收侯爵重則奪伯爵夫以左帥之恢

後而封高劉之敗逃亦封又誰不當封者武臣既濫文臣隨之外臣既濫中璫隨之恐天下聞而解體也一曰核舊官以立臣紀燕京既破有受偽官而叛者有受偽官而逃者有在封守而逃者有奉使命而逃者法皆不赦亟宜分別定罪為戒將來至于偽命南下徘徊順逆之間實繁有徒必且偽為曲說以惑人心尤宜誅絕又言當賊入秦流晉漸過畿南遠近洶洶獨大江南北晏然而二三督撫不聞遣一騎以壯聲援賊遂得長驅犯闕坐視君父之危亡而不救則封疆諸臣之當誅者一也間已罹諸臣奮戈而起決

一戰以贖前愆自當不俟朝食方且仰奉恩于南中爭害固圉之策卸兵權于閫外首圖定策之功則封疆諸臣之當誅者又一新朝既立之後謂宜不俟終日首遣北伐之師不然則亟馳一介間道北進檄燕中父老起塞上名王發九廟厝梓宮訪諸王更不然則起閩師鄭芝龍以海師下直沽九邊督鎮合謀共奮事或可為而諸臣計不出此則舉朝謀國不忠之當誅者又一罪廢諸臣量從昭雪自應援先帝遺詔及起今乃槩用新恩誅奄定案前後詔書鶻突勢必彪虎之類盡從乎反而後已則舉朝謀國不忠之當

誅者又一臣謂今日問罪當自中外諸臣不職者始詔納其言命宣付史館中外為悚動而馬士英高傑劉澤清深疾之宗周復連疏請告不得命遂抗疏劾士英言陛下龍飛淮甸天實予之乃有扈蹕微勞入内閣進中樞官銜世廕晏然當之不疑者非士英乎于是李沾倡言定策挑激廷臣矣劉孔昭以功賞不均發憤冢臣朝端譁然聚訟而群陰且翩翩起矣借知兵之名則逆案可以燃灰寬反正之路則逆臣可以汲引而閣部諸臣且次第言去矣中朝之黨論方興何暇圖河北之賊立國之本紀已隳何以言匡攘

之畧高傑一逃將也而奉若驕子浸有尾大之憂淮揚失事不難謫撫臣道臣以謝之安得不長其桀驁則亦恃士英卵翼也劉黃諸將各有藉信地而置若奕棋洶洶為連鷄之勢至分割江北四鎮以慰之安得不啓其雄心則皆高傑一人倡之也京營自祖宗以來皆勳臣為政樞貳佐之陛下立國伊始而有內臣盧九德之命則士英有不得辭其責者總之兵戈盜賊皆從小人氣類感召而生而小人與奄官又往往相表裏自古未有奄宦用事而將帥能樹功于方域者惟陛下首辨陰陽消長之幾出士英仍督鳳陽

聯絡諸鎮決用兵之策史可法即不還中樞亦當自淮而北歷河以南別開幕府與士英相犄角京營提督獨斷寢之書之史冊為弘光第一美政王優詔答之而促其速入士英益怒佯具疏辭位且揚言于朝曰劉公自稱草莽孤臣不書新命明示不臣天子也其私人朱統鑽遂劾宗周請移蹕鳳陽盖以鳳陽高墻所在欲以罪宗處皇上而與史可法擁立潞王其兵已伏丹陽當急備澤清初倚東林極重宗周至是恨甚遣客刺之傑亦遣人行刺時宗周居丹陽佛寺危坐終日前後所遣刺者詢得其生平俱不敢加害

而去會黃鳴駿入覲兵抵京口與防江兵相擊鬬士英以統鎮言為信亦震恐頃之澤清劾疏至言宗周勸往鳳陽為謀不忠料事不智抗稱草莽孤臣無禮陰撓恢復不義欲誅臣等激變士心召生靈之禍不仁劉良佐亦疏言宗周力持三案為門戶主盟倡議親征圖晁錯之自為居守司馬懿之閉城拒君陛下既不為諸奸所容莫若順成其志暫幸鳳陽疏未下澤清復草一疏署傑良佐及黃得功名上之言諸人往以挺擊紅丸謀害皇祖母皇考今歲迎立時又力戴潞藩疏誣聖德非臣等與馬士英朱國弼執血訂

盟馳書約史可法翊戴則天位久屬他人宗周等謀危聖躬已見于駐鳳陽一疏鳳陽無城郭止有高墻陛下新承大統欲安置于烽火凶危之地此必非宗周一人逆謀乃姜曰廣吳甡合謀也曰廣心雄膽大行偽言堅不快陛下之得位故密通死黨宗周先翦除內外翊戴諸忠然後迫劫乘輿遷居別郡耳乞速曰廣等三奸付之法司明正其謀危君父大罪如甡宗周入都臣等即渡江赴闕面訐其奸正春秋討賊之義疏入舉朝大駭乃傳諭諸人和衷集事宗周不得已以七月十八日入朝初澤清疏出遣人錄示傑

傑驁曰我輩武人乃預朝事耶得功亦馳疏明不預聞士英尼之不上可法不平遣使偏詰諸鎮咸云不知可法遂據以入告澤清聞之卽言疏實已草而良佐等知狀可法駁議公疏臣不知其何心宗周既入都士英不使入對給事中陳子龍以為言不省宗周甫視事卽引董仲舒言請正心以正朝廷會設東厰給事中袁彭年爭之被謫宗周復力言其冤尋爭阮大鋮必不可用皆不納九月遂抗疏乞休詔許乘傳給登極恩典臨行疏陳五事一曰修聖政毋以近娛忽遠猷國家不幸遭此大變今紛紛制作似不復有

中原志者土木崇矣珍奇集矣俳優雜劇陳矣內璧充廷金吾滿座戚畹驕閹矣讒夫昌言路扼宮常亂矣所謂狎近娛而忽遠圖也一曰振王綱無以主恩傷臣紀自陛下即位中外臣工不曰從龍則曰佐命一推恩近侍則左右因而秉權再推恩大臣則閣部可以秉柄三推恩勳舊則陳乞至今未已四推恩武弁則封疆視同兒戲表裏呼應動有窺視朝廷之心彼此雖長即為犯上無等之習禮樂征伐漸不自天子出所謂褻主恩而傷臣紀也一曰明國是無以邪鋒危正氣朋黨之說小人以加君子釀國家空虛之禍

先帝未造可鑒也今更為一二元惡稱冤至諸君子後先死于黨死于狗國者若有餘戮撥厥所由止以一人進用起無限風波動引三朝故事排抑舊人私交重君父輕身自樹黨而坐他人以黨所謂長邪鋒而危正氣也一曰端治術無以刑名先教化先帝頗尚刑名而殺機先動于溫體仁殺運日開怨毒滿天下近如貪吏之誅不經提問遽科罪名未科罪名先追贓罰假令有矯好善之巡方借成德以媚權相又孰辨之又職方戎政之奸弊道路嘖有煩言雖衛臣有不敢問者則厰衛之設何為徒令人主斷至德傷

治體所謂急刑名而忘教化也一曰固國本毋以外釁釀內憂前者淮揚告變未幾而高黃二鎮又治兵相攻四鎮額兵各三萬不用以殺敵而自相屠毒又日煩朝廷講和今日遣一使明日遣一使何為者夫以十二萬不殺敵之兵索十二萬不殺敵之餉亦必窮之術耳若不稍裁抑惟加派橫征蓄一二蒼鷹乳虎之有司以天下徇之已矣所謂積外釁而釀內憂也優詔報聞明年五月南京不守六月潞王降杭州亦失守宗周方食推案慟哭自是遂不食移居郭外有勸以文謝枚事者宗周曰北都之變可以死可以

無死以身在田里尚有望于中興也南都之變主上自棄其社稷尚曰可以死可以無死以俟繼起有人也今吾越又降矣老臣不死尚何待乎若曰身不在位不當與城為存亡獨不當與土為存亡乎此江萬里所以死也出辭祖墓舟過西洋港再拜叩頭躍入水中水淺不得死舟人扶出之絕食二十三日始猶進茗飲後勺水不下者十三日與門人問答如平時竟以閏六月八日卒年六十有八宗周始受業于許孚遠已交劉永澄丁元薦入東林書院與高攀龍輩講習馮從吾首善書院之會宗周亦與焉越中自王

守仁後一傳為王畿漸近于禪再傳為周汝登陶望齡益雜以禪三傳為陶奭齡守仁學脉掃地矣奭齡講學白馬山多以因果為說宗周憂之乃築證人書院集同志講肄其學尚以誠意為主而歸功于慎獨通籍四十五年立朝僅十之一臨沒時語門人曰為學之要一誠盡之矣而主敬其功也敬則誠誠則天若良知之說鮮有不流于禪者學者稱為念臺先生

子汋字伯繩甘貧樂道能傳其學

黃道周字幼元漳浦人天啓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為經筵展書官故事必膝行前道周獨否魏忠

賢目攝之不懼以內艱歸崇禎二年起故官進右中允三疏救故相錢龍錫貶三秩調他曹龍錫得減死五年正月方候補遘疾求去濱行上疏曰臣自幼學易以天道為準上下載籍二千四百年考其治亂百不失一陛下御極之元年正當師之上九其爻云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陛下思賢才不遐得懋小人不易絕蓋陛下有大君之實而小人懷干命之心臣入都以來所見諸大臣皆無遠猷動尋苛細治朝寧者以督責為要談治邊疆者以姑息為上策序仁義道德則以為迂昧而不經奉刀筆簿書則以為

通達而知務一切磨勘則葛藤終年一意不調而株連四起陛下欲整頓紀綱斥攘外患諸臣用之以滋章法令摧折縉紳陛下欲别禁防奸懲一警百諸臣用之以借題修隙歛怨市權且外廷諸臣敢誑陛下者必不在拘攣守文之士而在權力謬巧之人内廷諸臣敢誑陛下者必不在錐刀泉布之微而在阿柄神叢之大惟陛下超然省覽旁稽載籍自古迄今決無數米量薪可成遠大之猷吹毛數跛可奏三五之治者彼小人見事智每短于事前言每多于事後不救凌圍而謂凌城必不可築不理島民而謂島衆必

不可用兵逃于久頓而謂亂生于無兵餉靡于漏巵而謂功銷于無餉亂視獎懲浸淫相欺馴至極壞不可復挽臣竊危之自二年以來以察去弊而弊愈多以威創頑而威滋殫是亦反申商以歸周孔捐苛細以崇惇大之時矣帝不懌摘葛藤株連數語令再陳道周上言曰邇年諸臣所目營心計無一實為朝廷者其用人行事不過推求報復而已自前歲春月以後盛談邊疆實非為陛下邊疆乃為逆璫而翻邊疆也去歲春月以後盛言科場實非為陛下科場乃為仇隙而翻科場也此非所謂葛藤株連乎古聖賢所

經學不過兩事外患未弭則大臣一心以憂外患小人未退則大臣一心以憂小人今獨以遺君父而大臣自處于催科比較之末行事而事失則曰事不可為用人而人失則曰人不足用此臣所謂舛也三十年來釀成門戶之禍今又取縉紳稍有器識者舉網投阱即緩急安得半士之用乎凡絕餌而去者必非鱗魚戀棧而來者必非駿馬以利祿養士則所養者必嗜利之臣以箠楚驅人則就驅者必駑駘之胄今諸臣之才具心術陛下俱知之矣知其為小人而又以小人驕之則小人之焰益張知其為君子而更以

小人參之則君子之功不立天下揔此人才不在廊廟則在林藪臣所知識者有馬如蛟毛羽健任贊化所聞習者有惠世揚李邦華在仕籍者有徐良彥曾櫻朱大典陸夢龍鄒嘉生皆卓犖駿偉使當一面必有可觀陛下必欲振作人才當敦尚風節表張仁義勿使妾璅小人摧辱文章廉隅之士則作人之道得矣語侵刺大學士周延儒溫體仁帝益不懌責以挾私逞臆斥為民九年用薦召復故官明年閏四月久旱修省道周上言近者中外齋宿為百姓請命而五日內繫兩尚書未聞有人申一疏者安望其戢亂除

亦贊平明之治乎陛下焦勞于上小民展轉于下而諸臣括囊其間稍有人心宜不至此已又上疏曰陛下寬仁弘宥有身任重寄至七八載因致擁權自若者積漸以來國無是非朝無枉直中外臣工率苟且圖事誠可痛憤然其視聽一係于上上急催科則下急賄賂上樂鍥覈則下樂巉險上喜告訐則下喜誣陷當此南北交訌奈何與市井細民申勃磎之談修睚眦之隙于時體仁方招奸人構東林復社之獄故道周及之旋進右諭德掌司經局疏辭因言已有三罪四恥七不如三罪四恥以自責七不如者謂品行

高峻卓絕倫表不如劉宗周至性奇情無愧純孝不如倪元璐湛深大慮遠見深計不如魏呈潤犯顏敢諫清裁絕俗不如詹爾選吳執御志尚高雅博學多通不如華亭布衣陳繼儒龍溪舉人張燮至圜土蒙係之臣朴心純行不如李汝璨傅朝佑文章意氣坎坷磊落不如錢謙益鄭鄤鄤方被杖母大詬帝得疏駭異責以倒置是非令陳狀道周回奏語復多襃獎帝益怒嚴旨切責道周以文章風節高天下嚴冷方剛不諧流俗公卿多畏而忌之乃藉不如鄭語為口實其冬擇東宮講官體仁已罷張至發當國擯道周

不與其同官項煜楊廷麟不平上疏推讓至發言鄙

杖毋明旨煌煌道周自謂不如安可為元良輔導給

事中馮元飈訧至發忮至發兩疏辨道周遂移疾乞

休不許十一年二月帝御經筵詢用人之法道周請

培養人才且言勦撫當審形勢說甚具刑部尚書鄭

三俊方下吏講官黃景昉救之帝未許而帝還追論

舊講官姚希孟嘗請濟儲全折以為非道周聽未審

謂帝將寬三俊念希孟也因言故輔臣文震孟一生

蹇直未蒙帷蓋恩天下士生如三俊沒如震孟希孟

求其影似未可多得帝以所對失實責令回奏再奏

再詰至三奏乃已凡道周所建白未嘗得一俞旨道周顧言不已六月廷推閣臣道周已充日講官遷少詹事得與名帝不用用楊嗣昌等五人道周乃草三疏一劾嗣昌一劾陳新甲一劾方一藻同日上之其劾嗣昌謂天下無無父之子亦無不子之臣衛開方不省其親管仲至比之豭狗李定不喪繼母宋世共指為人梟今遂有不持兩服坐司馬堂如楊嗣昌者宜大督臣盧象昇以父殯在途搥心飲血請就近推補乃忽有并推在籍守制之旨夫守制者可推則閣喪者可不去閣喪者可不去則為子者可不父為臣

者可不予即使人才甚乏奈何使不忠不孝者連苣
引蔡種其不祥以緘天下矛嗣昌在事二年得溢地
之談飾樂天之說其才智亦可睹矣更起一不祥之
人與之表裡陛下孝治天下搢紳家庭小小勃谿猶
以法治之而胥衆數倫獨謂無禁臣竊以為不可也
其論新甲言其守制未終走邪徑托捷足古有忠臣
孝子無濟于艱難者決未有不忠不孝而可進于功
名道德之門者也臣二十躬耕手足胼胝以養二人
四十餘削籍徒步荷擔二千里不辭扉屨今雖踰五
十非有妻子之奉婢僕之累天下即無人臣願解清

華出管鑰何必使被棘負塗者稜不祥以玷王化哉其論一藻則力詆和議之非帝疑道周以不用怨望而搢紳勃谿語欲為鄭鄤脫罪下吏部行譴嗣昌因上言鄤杖母飛走不如今道周又不如鄤何用談綱常為且其意徒欲庇凶徒遮前言之謬立心可知因自乞罷免帝優旨慰之七月五日召內閣及諸大臣于平臺并及道周帝與諸臣語所司事久之問道周曰凡無所為而為者謂之天理有所為而為者謂之人欲爾三疏適當廷推不用時果無所為乎道周對曰臣三疏皆為國家綱常自信無所為帝曰先時

何不言對曰先時猶可不言至簡用後不言更無當
言之日帝曰清固美德但不可傲物遂非且惟伯夷
為聖之清若小廉曲謹是廉非清也時道周所對不
合指帝屢駁道周復曰惟孝弟之人始能經綸天下
發育萬物不孝不弟者根本既無安有枝葉嗣昌出
奏曰臣不生空桑豈不知父母顧念君為臣綱父為
子綱君臣固在父子前況古為列國之君臣可去此
適彼今則一統之君臣無所逃于天地之間且仁不
遺親義不後君難以偏重臣四疏力辭意詞臣中有
如先朝劉定之羅倫者抗疏為臣代請得遂臣志及

祇都門聞道周人品學術為人宗師乃有不如鄭鄤
疏臣始嘆息絕望帝曰朕正擬問此事嗣昌又言道
周自謂不如鄭鄤安知綱常帝方為嗣昌解道周即奏
大臣聞言義當退避未有御前爭辯不容小臣盡言
者嗣昌佯奏臣為綱常名教不容不辯實非體道周
清品人望所歸願納其言放臣還里帝曰道周疏亦
不為奪情古時人心多無所為今則各有所主所以
孟子欲正人心息邪說古之邪說別為一教今則直
附于聖賢經傳中依世道人心更大道周曰臣平生
恥言人過今御前爭辯亦非體但為天下後世留此

綱常名教天理人心而已帝復難辨久之問爾言不如鄭鄤何也對曰世章見棄通國盡予不失禮貌臣言文章不如鄤帝曰章子不得于父豈鄤杖母者比爾言不如豈非朋比道周曰衆惡必察帝曰爾言陳新甲走邪徑托捷足且其中言歉美容悅叩首折腰者誰也道周不能對但言人心邪則行徑皆邪帝曰喪固凶禮豈遭凶者盡凶人盡不祥之人道周曰古三年喪君命不過其門自謂凶與不祥故兵禮鑿凶門而出奪情在疆外則可朝中則不可帝曰人既可用何分內外道周曰我朝自羅倫論奪情前後五十

餘人多在邊疆故嗣昌在邊疆則可在中樞則不可
在中樞猶可在政府則不可止嗣昌一人猶可又呼
朋引類竟成一黨情世界益不可帝又默問久之道
周曰今日獨立敢言之人少讒諂面諛之人多臣不
得不言帝曰昔孔子誅少正卯當時亦稱聞人止因
言僞而辯行僻而堅故不免聖人之誅今人多類此
道周曰少正卯欺世盜名心術不正故聖人誅之臣
心正所行事皆正無一毫私帝曰向以爾偏稍示裁
抑後聞爾有操守故復官不圖恣肆乃爾本當按問
念列講官姑出候旨道周曰臣今日不盡言則臣負

陛下陛下令日殺臣則陛下負臣帝曰爾一生學問止成佞耳叱之退道周叩首曰臣敢將忠佞二字剖析言之夫人在君父前獨立敢言為佞豈在君父前讒諂面諛為忠耶忠佞不别邪正不明何以致治帝曰非輕加爾以佞但所問在此所對在彼非佞而何再叱之退嗣昌奏道周所持者經微臣所行者權乞賜優容帝曰此非為卿近來人心偷薄朕欲正人心故將召面諭念卿申救令俟處分嗣昌復懇優容帝曰朕已優容多矣乃召文武諸臣咸聆戒諭而退是時帝憂兵事謂可屬大任者惟嗣昌破格用之道

周守經失帝意及奏對又不遜帝怒甚欲加以重罪憚其名高未敢決會劉同升趙士春亦劾嗣昌將予重譴而部擬道周譴頗輕嗣昌懼道周輕則論己者將無已時也亟賺人劾道周刑部主事張若麒者素附嗣昌謀改兵部遂言道周及其黨造設奸言虧損聖德舉古今未有之善言盡出道周而凡可歸過君父者無不至倘不顧示前日召對始末則背公死黨之徒或鼓煽以惑四方或私記以疑後世致聖天子正人心息邪說至意悉為掩沒帝乃傳諭數百言戒廷臣毋為道周劫持相朋黨乘道周六秩為江西按

案司炤應而若麒果得兵部久之江西巡撫解學龍薦所部官推獎道周備至故事但下所司帝亦不覆閱大學士魏照乘者惡道周擬旨責學龍濫薦帝遂發怒立削二人籍逮下刑部獄責以黨邪亂政並廷杖八十究黨與欲寘之死詞連編修黃文煥吏部主事陳天定工部司務董養河中書舍人文震亨並繫獄戶部主事葉廷秀監生涂仲吉救之亦繫獄尚書李覺斯讞輕擬旨切責再擬謫戍烟瘴帝猶以為失出除覺斯名移獄鎮撫掠治者四乃復還刑部逾年尚書劉澤深等言二人罪至永戍止矣過此惟論死

論死非封疆則貪酷未有以建言者道周無封疆貪酷之罪而有建言蒙戮之名于道周得矣非我聖主覆載之量也夫陛下所疑者黨耳黨者見諸行事道周抗疏祇托空言一二知交相從罷斥烏睹所謂黨而煩朝廷大法乎且陛下豈有積恨于道周萬一聖意轉圜而臣已論定悔之何及仍以原擬請乃論戍廣西時楊嗣昌已死周延儒再當國方參用公議欲為道周地也十五年八月帝召輔臣問及故庶吉士張溥延儒因言溥與黃道周為人皆偏止因善讀書人多惜之帝不答蔣德璟曰道周蒙戍極感聖恩但

家貧予物資為可憫黃景昉陳演吳甡後相繼事帝顧頗厭明日傳旨復故官道周在途疏謝因極稱解學龍葉廷秀賢請釋歸田里不許既遠朝尋以病歸福王監國起吏部左侍郎道周不欲出馬士英遣人諷曰人望在公公不起欲從史可法擁立潞王耶道周不得已乃趨朝至則陳進取九策優旨報聞其年九月拜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時朝政日非劉宗周姜曰廣高弘圖徐石麒革皆去國道周亦有去志明年三月乞祭告禹陵濱行又陳攻取之策時不能用事竣將歸里會南都覆沒唐王聿鍵至衢州遂奉箋

勅進及王監國命以本官兼武英殿大學士參贊機務王素重其學行禮敬備至時召何吾騶蔣德璟等未至道周為首輔一日賜宴鄭芝龍以侯爵欲位其上道周與爭衆議抑芝龍文武大不睦有諸生上書詆道周迂不可居相位王知出芝龍意下督學御史撻之然是時國勢衰微兵食俱乏政歸鄭氏諸大帥選輭觀望不敢出道周憤自請督師乃以七月二十二日啓行僅費一月糧以虛聲鼓動忠義士得卒九千餘人從廣信出衢州所至撫安遺黎聯絡聲勢遠近嚮從應十二月進至婺源遇我

大清兵戰敗被獲一軍盡覆執至江寧幽于別室從容著詩文數卷聞當刑書絕命詞衣帶間過來華門坐不起曰此與高皇帝陵寢近可死矣監刑者從之幕下士兵部主事趙士超等四人皆死道周學貫古今詩文敏捷所至學者雲集講論不倦精天文曆數皇極之書所著三易洞璣革象新書學者窮年不能通其說而道周用以推驗治亂歿後家人得其小冊自推終于丙戌年六十二始信其能知來云

論曰宗周道周建議侃侃類皆拔本之論擇而用之寧曰不宜奈何以儒生淵迂而棄置之也蓋二人遇

非其時矣諧于俗又性執而好爭上下納禁動成坷坎身且危矣言之何益至于流離顛沛生死以之君子未嘗不惜其遭而重悲其志也語云從容就義不負所學其斯人之徒與